

無名的犧牲

李卓健
吾合著

■文學叢書之一■

無名的犧牲

(牧羊小史)

李卓
健吾合著

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

——二〇〇〇本

每冊實價三角

無名的犧牲

版權所有

著者

李

健卓

吾

印刷
發行兼

歧

山

書

店

上海閘北江海路一二八號

分售處

各埠各大書坊

序言

那時家兄還在歐洲，我們弟兄相別已有七年了。我寫信給他，說，哥哥，你爲什麼不做一篇小說給我看呢？把你牧羊的故事告訴我罷！果然他沒有爽約，過了幾個月便把這個樸實的故事遠遠地寄與我。我把牠讀與母親聽；母親感動極了，微笑着。隨後我將牠重騰一遍，內容以自己的想像加以擴大，字句段落之間均加修改；得着家兄的讚同以後，我就在晨報副刊用他的筆名發表了。這是我們兄弟首次的合作。

去年暑假中，他居然歸國和我們見面，這已經在我們分別時十年

以後了。我們的感樂自然不用說了。他從箱中取出一卷文字交付我，是他的草稿，題目是愛國志士。他說後幾節因為他沒有裕餘時間，所以寫得非常潦草。他交我爲他重修，說，這已經不是我的責任，弟弟，我把下餘都委託你了。他太信任我；我盡我的能力把牠改寫成一篇哀婉而寓意的小說，便是這裏的無名的犧牲，最近在東方雜誌登載的。連起前篇，把兩篇印成一本小冊子，爲我們兄弟的合作留一個良好的痕迹。最後兩個兒子聯名把牠們獻與多年勞苦底母親。

民國十八年。

李健吾

目錄

序言

無名的犧牲

牧羊小史

無名的犧牲

無名的犧牲

一

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到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，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的地面起了激烈的大戰。當時俄羅斯頗為強大，海陸軍密佈東亞，蓄有併吞全亞的氣焰；在這種恐嚇之下，維新不過數載的日本的朝野上下，戰戰兢兢，都亟亟以愛國主義相號召，整軍經武，大有劍拔弩張的情形；於是在積雪方消的二月六日的那一天，在無辜的第三者的遼東半島，日俄終以兵戎相見。結果日本佔奪了中國旅順口，宣告勝

利。在慶賀天皇福壽的萬歲聲中，於長年的杞憂之後，母親歡會了愛兒，妻子重見着愛婿，至於孤兒寡婦的淒咽，在鑼鼓喧天之下，很少人們再注神一聽，更不庸說聞後悵然了。

想一想那時的熱狂！在宮庭上，在議會中，在街頭上，甚至於在國民小學的教室內，在陰風霾霾的囚牢裏，都只見血在沸着，心在躍着，口在呼着：爲國而死！效力天皇！每一株櫻花都枯擲着，彷彿在回應道：『死罷！只有血！只有犧牲！』

漸漸這種通行的精神錯亂的症候，如一陣旋風，從小島上蔓延到了中俄交界的一個城鎮，就是我們小史所要開端的地方。

秋言次郎住在哈爾濱已經有二年多了。這時維新的潮流使日本思想界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一般人自然而然地喜歡和西洋士女交游，爲的多多吸得些更新更深的知識，並且洗去了那沈舊的精神上的壓迫。恰巧俄國米可夫夫人和她的女兒魯意絲小姐，因爲同聖彼得堡一般友人的齟齬，避居在西伯利亞。以非常簡單的經過，秋言次郎和她們相識了。

在東正大街路西的巷口，秋言次郎發見了一所小花園，裏面裝點着幾間小屋似乎沒有什麼人居住的樣子；及至走近園門一看，不高不

低，在門旁一塊長方的紅漆木板上，他便見到了這個廣告：

西洋樂音專授

女教授米可夫魯意絲女士

鐘點面商

這一天正是星期日的上午，天氣清明，是平常稀有的日子，對於旅居外鄉有孤寂之感的青年，正是一個最適宜不過的蟲餌。在他這散步中，那有些使他微微自惕的，是他想着自己快要墮到一種浪人的生活，誠非預料所及了。中學校卒業以後，和當時許多富於冒險性有創造精神的青年一樣，不滿意於本國種種方面的蒙蔽，於是他離開了那

蒙着黑雲似的環境，在高麗，東三省，海參威和哈爾濱各地遊行，最後便住在這麼一個地方，設法營生，不覺習慣下來，懶得再往別處活動。他給東京某報充一個通信員，還做一點關於貿易的小事情。

三

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之下，生命的代價便只有奴顏婢膝，凡是思想稍微新奇，有一點獨立性的人民，十之八九便會觸犯法網，被羅致在莫明其妙的罪案裏頭。在俄國當時，成千成萬的數目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做苦工，甚者或囚或殺，實在平淡極了，米可夫夫人便因為要避開俄皇的耳目，纔特意帶着她的女兒，遠遠離去京都，經過千辛萬苦，

跋涉到了哈爾濱，逍遙自在，如居桃花源，做着馨溫的和平的美夢。

原來魯意絲的父親，米可夫，是俄皇的一個軍官，曾在波蘭住過多年。米可夫雖然執行着宮庭的命令，但是因為少年時代他曾習染上一個法蘭西教師的自由風度，總覺得俄皇待遇波蘭的凌暴和壓制的方略有些不中人情；雖然爲着生活問題，不得不執行這些殘虐的上諭，他心中終於有點不高興，因為他究竟脫不了那劊子手的惡名。他平日對於自己的言行，頗爲謹慎，然而在家中也就不免要發洩一點，流露出內心的煩惱。那時魯意絲已經十五歲了。在她十七歲的時候，有一天聖彼得堡忽然傳下來一封加緊的上諭，要米可夫立即晉京。因為詔書上對於事由絲毫未曾提及，家人禁不住就杞慮起來，米可夫相信

他沒有做過錯事，便坦然動身到京都去了。孰知米可夫這位實心的軍官，在京中事情還沒有交代，當即暴病棄世。報紙雖然暗示出他死亡的不明，可是每件事情還不是過去就算了嗎？

當時的情形和她的經驗與恐懼把米可夫夫人教得很聰明，曉得非離開那是非場的聖彼得堡，是難以平安自由的。十八歲的少女自然更樂意於自在舒適和空氣的變遷，所以在秘密中，她們母女便帶着輕便的行李和一些積蓄，弄了兩張護照，決意向東方出發。從聖彼得堡乘火車經過莫斯科，穿烏拉嶺（那裏被人劃做歐亞兩洲的分界，）繞着貝加爾湖，最後從中國北部到了海參威；她們的目的地是哈爾濱。這一切行程中的艱苦，對於兩個伶仃無助的婦女的難處，留給讀者去揣

測罷。

魯意絲在波蘭的時候，她父親因為膝下別無男兒，便竭力在教育上供給女兒的進益，尤其在與女子性格相近的音樂方面；魯意絲爲取得雙親的歡心，自己特別用功，結果她非特學好彈琴的技藝，即歌唱也是普通劇場中輕易所不能聆見的。如今這立刻生了很大的效驗。她們在哈爾濱住了一年之後，覺得這樣徒手消耗下去，存款無幾，終有淪沒到流氓生活的一天，然而讓女兒獨身出外，萬一遭逢不幸，老夫子自然無依，也不妥當，所以最適宜的辦法，便只有魯意絲在家內教授一點私人的音樂課程。這就是那門口掛着一個木牌的原由。

秋言次郎不知不覺走過了那塊無足希奇的木牌，心裏不由想：我雖然會唱大和歌，可是大西洋的風味……於是他歎息了一聲，便轉過去計畫他的生活。在他的根性裏，那最牢固的怕是藝術家的性格罷，這夜閉目以後，一個紅顏色的東西便彷彿在他面前唱起來。維新後日本少年求知慾的旺盛，不滿足心的發達，真可以令人喫驚而有餘。

第二天他又立在那塊木牌底下，右手在衣袋內翻着幾塊洋番丁丁地響；他決定會見米可夫小姐。他晤見了米可夫太太，一個和愛可敬的五十歲左右的女人，隨後她女兒出來換進去，談論關於學習音樂種

種的實際問題。秋言很高興於他的決定，因為這雖然耗去他數年的積蓄，生活上却增加了不少的樂趣。在米可夫小姐四五個學生中，他要算是最忠於所事，絕少缺席過；這樣一年後，她的鐘點更爲增多：星期二和星期五，每次二小時，却是他來教米可夫小姐的日本樂理。自然他如今已經成了她惟一的免費生。

在他的生活中，這成了一個愉快的變遷。對於他，魯意絲的玉手纖纖隨便擱在那裏，便是節節的音韻；她的細絨般的葛髮紛披在乳紅的脣上，他是時時地注視着的。

實際上他們彼此已經發生了互相瞭解的愛情，所謂黃白人種的界別早已讓牠天真的利箭射穿了。這二年的友誼使這兩個青年一點一點